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

□ 任俊华 郭子一

儒家诸多经典阐释了“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其中，《中庸》阐释得最为明确详实。《中庸》释“执两用中”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两端”者，“过”与“不及”，执其两端循中道而行，是君子德性修养、行为处事最合宜的尺度。《中庸》释“守中致和”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是推到极处，将中和推到极处，天地就会处于正位，万物就会生生不息。通过“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和现实实践的磨炼，君子就能达到“极高明”的境界。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基本内涵

“执两用中”是儒家对理想人格的基本要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师即子张，商即子夏，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于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孔子评价最得意弟子颜回说：“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运用“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处理现实事务，是儒家对君子人格的基本要求。

“中”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庸”为平常，中庸，中乃平常之事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之道即君子之道，“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从夫妇以至于天地万物，从宇宙之大以至于尘埃之微，都是以“中”为根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人们循“中”、

依“中”而思维、做事，符合客观世界运转的根本规律。

“中”至简至难。“中”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和人们寻常日用之中，故“中”至简。人们常因私欲所蔽、囿于习俗等原因，“中”又是十分难以达到的。“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相比于中庸，治理天下、辞去爵禄、蹈于白刃等难事反而十分简单。春秋时代，孔子慨叹“中”之“至难”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用中”要吸收“两”中的有利因素。《中庸》指出，每个人的认识中都包含有一定程度的真理，即使普通人亦是如此，“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不过，普通人的认知又常常有“过”和“不及”两个缺陷。只有像舜这样的圣人，虚心学习他人认知当中的合理因素，去掉不合理因素，最终成就“知”之极致。此即“执两用中”。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践履“中庸”之道，将其推至极致，才能使阴阳和畅，四时不忒，山川河流，天地万物，各安其所；将其推至极致，才能使动植物，皆遂其性，少有所长，老有所终，万物莫不生生不息矣。“用中”“守中”之目的，即是“致和”，和实生物，“致中和”就是要建设并达致天地各安其所、万物各遂其性的和谐世界。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极致思维。“中”非简单的折中调和，乃“善”之极致。《大学》《中庸》常用“止”“至”“极”等表达极致之意，这种极致就是“中”。《大学》强调君

子不仅要持续地提高自身素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且也要持续地振作人民，使人民为善——“《康诰》曰：作新民”，于是才有伟大的事业——“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就是《大学》所讲的“止于至善”，亦即“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是《中庸》所讲的“从从容中道”，亦即“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时中思维。中即时中。客观事物处于永恒变化之中，需要不断地适应事物变化发展的现实。所谓“时中”，一是随时而中，时时处处无所不中；二是因时而中，与时俱进。儒家推崇时中思维，是否具备“中庸”构成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辩证思维。“两”具有普遍性，“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万物的变化发展莫不是阴阳和合而成，“执两用中”，就是把握事物阴阳相互对立、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变化规律。“两”者，过与不及，吸取“过”与“不及”的合理性，摒弃其不合理之处，贯彻了深刻的辩证思维。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至诚思维。诚是天道法则，天地万物依其本性，没有不诚的。“中者，天下之正道”，天道至中，天道亦至诚，“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从容中道”。想问题，看问题，处理问题，要想能“中”，首先要诚，不仅要诚，且要“至诚”。只有“至诚”，才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生生思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天下的根本，其根本价值目标就是使天地万物

生生不息。“至诚”才能“用中”“守中”，才能“赞天地之化育”。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德性思维。“至诚”“生生”皆是德性思维的典型体现。儒家理想人格就是成为圣贤，舜是儒家圣贤的榜样，舜以“执两用中”处世、治世。“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与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的契合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其中，“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因素，同马克思主义是高度契合的。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深刻诠释过“中庸”，他说：“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习近平总书记亦引用过“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礼之用，和为贵”“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等，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性。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鹅湖之会”，第一次是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夏季，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辩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一次交锋。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季，辛弃疾与陈亮鹅湖相会，瓢泉共酌，携手同游，纵论国是。他们肝胆相照、壮怀激烈，为金函残缺而痛心疾首，为商讨北伐而心潮澎湃。别后两人又诗词唱和，曾作《贺新郎》同韵词多首反复赠答，成为文坛佳话，其铮铮之音、拳拳之情，相互辉映、激荡千载。

陈亮（1143—1194年），原名汝能，后改名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公元1188年秋，陈亮写信约辛弃疾、朱熹在鹅湖相会，共同商讨可能出现的北伐局面以及应对之策。当年冬天，陈亮从家乡永康出发，顶风冒雪，跋涉八百余里，前往信州会见辛弃疾。当时，辛弃疾正在病中，颇为消沉，陈亮的到来让他振奋不已。他曾这样形容两人相见的情景：“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辛弃疾与陈亮都是剑胆琴心之人，他们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又都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因而志趣相投，有许多共同语言。辛弃疾久历行伍，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地理知识，是陈亮所希冀听闻的；而陈亮身上所洋溢的理想主义的热情、愈挫愈勇的坚韧以及对于古今用兵方略的熟稔，是辛弃疾在其他人身难以感受到的。因此，两人抵掌而谈，纵论时局，谋划兵事，被无奈现实所冷却的热血再度沸腾起来。唯一失望的是，朱熹并未赴约，两人难免遗憾。盘桓十日，互诉衷曲，之后陈亮辞别挚友，“飘然东归”。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才刚刚分别，辛弃疾就心生不舍，倍感失落，于是抄近路去追陈亮。这段经历在其《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词前小序中有细致的描写：“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怅然之中，辛弃疾独饮方村，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是夜，闻邻人吹笛，悲不堪闻，这又加剧了辛弃疾的离情别意，于是他写下《贺新郎》以抒胸臆。该词写陈亮的神貌风采酷似陶渊明、诸葛亮，让人不忍匆匆离别，故而前去追赶，只可惜“天寒不渡，水深冰合”，终是错过。惜别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心有戚戚。英雄豪杰，心有灵犀，在写下这首词五天之后，陈亮就写信来跟辛弃疾索词。辛弃疾于是把这首《贺新郎》寄给陈亮，陈亮很快又寄回和章《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词中写道“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并祈愿“但莫使、伯牙弦绝”，两人的知己之情、相契之意，可谓至真至纯。辛弃疾收到和词后，再和《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写道：“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陈亮得词后再和两首，《贺新郎·酬辛幼安再用韵见寄》及《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安慰辛弃疾道：“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会合，风从云合。”一腔真情，几番唱和，真可谓肝胆皆冰雪、表里俱澄澈，辛陈二人的友谊在诗词中得到进一步升华。数首《贺新郎》气魄宏大、慷慨雄壮、音节铿锵、豪放苍凉，写好男儿的英雄本色与忠肝义胆。即使个人颠沛流离，但使命意识和爱国信念须臾未曾放下，因而成为流传千古的爱国篇章。除了《贺新郎》组词之外，在辛弃疾与陈亮的唱和诗词中，最负盛名的当数《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知音之交，激发神来之笔，其间金戈之声、凛然之气、爱国之情，唯有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比肩。

辛弃疾与陈亮之间的深厚友情建立在二人共同的理想抱负与人生感悟上。辛弃疾一生都是坚定的主战派，他立志抗金、收复故土，曾有过突入敌营、生擒叛将的惊人壮举，也曾写过《美芹十论》这样纵横捭阖、内容详备的军事篇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有谋、满腔热血的英雄却壮志难酬。辛弃疾南归之后，南宋朝廷安于现状，对他时用时弃，他奔走沙场、北定中原

辛弃疾与陈亮『鹅湖之会』

□ 荆晓燕 祁文利

的梦想渐渐成空。辛弃疾报国无门，满腔悲愤，遂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词中写道：“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一腔孤勇，无处可付，这是一种深刻的悲怆、一种深沉的孤独，然而真的没有一个人能懂他吗？有，这个人就是陈亮。陈亮所作的《念奴娇·登多景楼》中写道：“危楼还望，叹此意、古今几人曾会”，情感何其相似！陈亮的志向就是北伐中原，一雪靖康之耻。他上书《中兴五论》，痛陈“为和而和”之弊，指明恢复河山、振兴家国的历史责任。虽然陈亮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抱负，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中，他的一生也注定是一首悲歌，几次入狱，历尽坎坷。北伐中原的坚定志向和壮志难酬的人生境遇，让二人有惺惺相惜、得遇知己之感。陈亮曾为辛弃疾写过《辛稼轩画像赞》，说他“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脊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寥寥数语，直抵风骨，将辛弃疾意气勃发、顶天立地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这才是真正的知己。

绍熙四年（1193年）五月，时年50岁的陈亮参加礼部进士考试，被宋光宗赵惇亲擢为第一名，并被授予金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一职。陈亮蹉跎半生，终有机会一展抱负，他在给宋光宗的谢恩诗中说：“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但天不假年，就在其高中状元后不幸染病，未及赴任，即于次年年初遗憾离世。得知噩耗，辛弃疾极为悲痛，写下了情真意切、悲伤弥漫的《祭陈同甫文》，悼念这位志同道合的好友，“而今而后，欲与同甫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可复得耶？”鹅湖相会的场景，历历在目，而挚友已逝，慷慨悲歌，终成绝唱。

铅山鹅湖之会，辛弃疾与陈亮纵论国是、畅叙衷情，他们以诗词唱和、长歌相酬，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疲弱世风中，以踔厉奋发的豪迈之情奏出南宋词坛的最强音，留下了多篇激荡爱国之情的名篇佳作。《词苑丛谈》中记载清人黄梨庄的一段论述：“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甫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辛弃疾与陈亮都是以恢复中原为念的爱国志士，他们平生之愿虽未获实现，然而一生向光而行，矢志不渝，彼此激荡，终成并世双璧。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这种爱国精神和伟大友谊愈发纯净坚韧、熠熠生辉，给人滋养、予人力量。

「古典文学中的」 家国情怀

音律蒙书的典范：《声律启蒙》

□ 胡亚军 刘文剑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读起来朗朗上口，闭上眼句句入画，低吟缓诵之际，但觉音韵和叶，意境空灵。这就是《声律启蒙》。

《声律启蒙》是韵对类蒙学读物，即合辙押韵、属对联句之学。所谓“属对”，俗称对对子，雅称联语，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项基本功，作诗、作文的基础。明清时期韵对之学尤其盛行，有大量的音律蒙书随之诞生，如《对类》《时古对类》《声律启蒙》《声律发蒙》《训蒙骈句》《笠翁对韵》等，在众多的蒙学教材中，《声律启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本，它对偶浑成、音响自合，堪称音律蒙书的典范。

《声律启蒙》成书于康熙年间，由车万育集前人之优长编纂而成。据嘉庆《邵阳县志》，车万育（1632—1705年），号鹤田，湖南邵阳人，康熙三年甲辰科进士，选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后补兵科给事中。车万育刚正清廉，敢于直陈朝政得失，发别人之未敢发，为康熙帝所青睐。车万育少时读书刻苦，常与其兄松燃枝夜读，他学问渊博，善书法，著述颇丰，尤以《声律启蒙》为人所熟知。《声律启蒙》按照南宋刘渊所编《平水韵》分为上下两卷，每卷各十五个韵部。所谓韵部，即具有同韵关系的一组字形成的一个韵部，选取这一组字的第一个字作为该韵部的代表，用来标识和称谓该韵部，比如第一韵部“东”部，包含“东空风红董铜宫……”等很多个同韵字，选取第一个字“东”作为该韵部的标识。

《声律启蒙》共有三十个韵部，上下卷各十五个，上卷十五韵部依次是：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七虞、八齐、九佳、十灰、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下卷十五韵部依次是：一先、二萧、三肴、四豪、五歌、六麻、七阳、八庚、九青、十蒸、十一尤、十二侵、十三覃、十四盐、十五咸。

每个韵部之下各有三则对文，每则对文的格式相同，都是十对对话，八个韵脚。每一韵部、每则对文体例相同，现以第一韵部第一则对文为例略作说明：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东”为第一韵部名；“云对雨……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为一则对文，每一韵部有三则文体例相同的对文；“云对雨”为一对对话，一则对文共有十对对话，长短不一；着重号所标记文字为韵脚，共有八个：风、空、虫、弓、东、宫、红、翁。《声律启蒙》所选韵脚都是每个韵部的常用字，在诗文创作中出现的概率很大，体现了中国传统诗文的音韵之美，是我们理解、讽咏传统诗文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熟读吟诵，必然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学的理解，提升文学修养，增强作文的流畅度和美感。

《声律启蒙》不同于律诗绝句，也不同于其他全用三言、四言句式者，相对自由活泼，更富有格律音韵

之美，读来更加朗朗上口。

首先，从字数上来讲，采用长短句式，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十字对、十一字对，平仄相间，层层属对。如宝塔形，拾级而上，由少到多，由简到繁，循序渐进，错落有致，富有层次感。句式不拘泥于形式，当长则长，当短则短，这种自由活泼的结构更易引起蒙童学习的兴趣，并且能活跃蒙童的思维，大大提升诵读的趣味性和气势感。

其次，从对仗形式上来讲，也是风格不一、形式多样，有工对、邻对、宽对等不同类型。

一是工对最为严格，不仅平仄严格，而且必是同一门类词，比如：“高对下”都是方位词；“柳影对花香”都是植物；“千对百，两对三”都是数字；“佩剑对弯弓”都是兵器；“半池红菡萏，一架白茶靡”都是植物；“白驹形皎皎，黄鸟语交交”都是动物。

二是邻对是门类相近的词作对，对于此类选择较工对宽松，例如：时令对天文：南浦客归，湛湛春波千顷净；西楼人情，弯弯新月一钩纤。

诗书对饮食：梁帝讲经同泰寺，汉皇置酒未央宫。

三是宽对：较之以上两对，无论在词类还是平仄要求等方面，都相对宽泛。词语的门类方面，既不用相同也不用相邻，只要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以及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即可。

动词对动词：清风生酒舍，皓月照书窗。

名词对名词：闲爱登山穿谢屐，醉思漉酒脱陶巾。

虚词对虚词：破的而探牛心，豪矜王济；竖竿以挂猿鼻，贫笑阮咸。缓抚琴弦，像流莺而并语；斜排拳柱，类过雁之相挨。

属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于蒙童，单字对、双字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像五字对、七字对、十字对甚至十一字对，要求每一个字的平仄、词类都完全工整，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适当放宽，才能便于学习和掌握。

除了以上所说的声韵格律之外，《声律启蒙》还是一部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具、四时气候、轶闻掌故……尤其包含了大量的典故，蕴含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既有儒家的修齐治平，又有道佛的修仙顿悟；既有囊萤刺股的孜孜矻矻，又有弈棋寻梅的闲情逸致；既有文士的生花妙笔，又有武将的射石饮羽；既有仕途的丰功伟业，又有文士的高举远引；既有饮者的放浪形骸，又有士人的忧国忧民；既有汉唐苦注，又有魏晋风流；既有闺妇愁怨，又有征人豪情……无论是音韵声律，还是历史文化，《声律启蒙》都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反复吟诵，受益颇多。

